

堵河夜雾

■郭迪福

初夏的夜色渐浓时，堵河起了雾。今夜的雾，低低贴着水面，薄薄铺开一层。恰似一匹洗旧了的白棉布，被人轻轻抖落，不偏不倚，平平整整覆在碧波之上，温柔又妥帖。

我起初立在河堤边，并未察觉异样。天色渐渐沉暗，沿河两岸的灯火次第点亮，暖黄、莹白的光线垂落下来。平日里，灯光落进河水，总会被流动的水波揉碎，化作满河晃动的碎金，波光粼粼，热闹鲜活。可今晚的河面格外沉静，映在水上的光影不曾四散飘移，像是被一层无形的东西稳稳托住，虚浮在水面之上，隔着一层朦胧，如同望过一面蒙尘的毛玻璃，景物轮廓都变得柔和模糊。定了定神，眯眼细细分辨，才看清那层萦绕河面的薄雾。

雾是动的。只是它移动得极缓，凝神直视时，只觉它静立水面，纹丝不动。可稍一转眸、分神片刻，再抬眼望去，便发觉它早已悄悄挪了方位，缓缓向前漫行。雾气一团团凝在水面，厚薄错落，并不规整。雾浓处，白得温润实在，将河水遮得严严实实；雾浅处，又隐隐透出河水清湛的碧色，一明一暗，相映成趣。它们就这般不疾不徐、懒懒散散地向着河道两岸游走，起伏舒展。望着这一幕，总让人觉得，幽深的河水之下，似有庞然大物在吐纳，一呼一吸之间，便令河面的雾絮随之起落，悠悠荡荡。

河岸边遍植垂柳与鬼柳，繁密的枝条垂落河面，雾缕便在枝桠间自在穿行。一缕缕白汽缠上细枝，短暂停留，而后又慢慢散开，融入整片雾色。两岸楼宇的灯火穿透薄雾，原本清晰利落的棱角尽数消融，化作一团团温润的光晕，黄白相间，挨挨挤挤浮在半空，朦胧如梦。

偶有车辆从跨河大桥驶过，两道车灯直射而出，如同两道明亮光刃，径直劈开眼前的雾幔。只是这雾质地太过柔软，车影刚穿雾而过，被划开的缝隙转瞬便重新合拢，无痕无迹，仿佛方才那道破空的光亮，从未出现过一般。

我顺着河堤缓步前行，脚下的青石板浸着水

汽，踩上去一片湿凉。这河面的雾，无味亦无声，就这般安安静静地笼罩四方，将整条堵河温柔拥入怀中。抬眼远眺，远处连绵的山影在雾色里不断淡化，一点点融进沉沉夜色，最后只剩一道浅淡若无的墨色轮廓，似要与天地相融。近旁的城区依旧人来人往，市井喧嚣不绝于耳，可那些喧闹声响穿过层层雾霭，被层层过滤，飘到耳畔时，已然变得悠远朦胧，像是隔着万水千山，成了另一个世界的动静。

晚风渐渐大了几分，河面的雾也随之变了模样。原本连成一片的雾层，被清风扯成丝丝缕缕，如同被撕碎的棉絮，零散飘在水面。细碎的雾丝打着旋儿，相互追逐、缠绕，忽而聚拢，忽而又四下散开，自在随性。不少雾缕顺着河岸漫上来，贴着地面缓缓游走，拂过路边的青草，又一路行至我的脚边。丝丝凉意触在肌肤上，裤脚很快被细碎的雾珠打湿，清清凉凉的，驱散了夜里的闷意。

望着漫天游弋的雾絮，儿时的记忆忽然翻涌上来。从前乡间常有走街串巷的弹棉花手艺人，身背大木弓，手执木槌，一下下轻敲弓弦。弦声轻响，蓬松的棉絮便在空中纷纷扬扬飞舞，纤细绵密，落在身上，只觉一阵轻痒。今夜堵河之上的雾，便好似被一张无形的巨弓细细弹过，轻盈、匀净，万般温柔，在夜色里自在飘飞。

夜色越来越深，周遭灯火依旧，河面的雾反倒慢慢浓了起来。原先还能隐约窥见的河水色泽，此刻彻底被白茫茫的雾色遮盖，整条河流望去，如一匹素白的绢帛平铺大地，洁净素雅，静待描摹。

可世间纵有万千丹青妙笔，想来也难以勾勒出这堵河夜雾的神韵。它算不上精心雕琢的画作，也不是字字斟酌的诗篇。它只是静静栖在灯火与流水之间，伴着一脉向南延伸、奔赴远方的清流，守着一场柔软绵长的梦。这梦里，是一河碧水的从容，是一城夜色的安然，更是千里输水路上，一份默默无言的坚守，在晚风与雾色里，岁岁静静流淌。

(作者地址：竹山县杏林大厦)

陌上花开缓缓归

■邢佩广

车一驶入老家的镇子，路便瘦了，瘦成一条细细的带子，缠在山腰上。路旁的山坡上，到处是翠绿的树和鲜艳的花，一排排，一行行，像列队的士兵。我摇下车窗，空气里浮着一股淡淡的青草香，混着泥土的腥甜，扑面而来。这是家乡的味道，是我再熟悉不过的气息。

车子转过一个山坳，便到了老家的集镇。沿着蜿蜒的乡道再行驶几公里，远远地便看见了老家的屋顶。炊烟袅袅，淡淡的，青青的。我的心突然就软了，像被撞了一下。母亲知道我要回来，一定又在灶前忙活了大半天。她做的卷卷，是要把五花肉剁得细细的，拌上葱花、姜末，再用豆油皮卷了，放在油锅里慢慢地煎。那香味，能飘出二里地去。

在院子里停好车，见父亲正在屋檐下择菜。他的背影佝偻了些，头发也花白了许多，但身子骨还算硬朗。听见脚步声，他回过头来，笑了笑说：“回来了？”就这么一句。我“嗯”了一声，在他旁边坐下来，帮他择韭菜。韭菜是自家园子里种的，叶子细细的，绿得发亮。夕阳斜斜地照进来，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，像是时光的刻度。

晚饭摆在院子里。一碗黄酒，是母亲自己酿的，颜色澄黄，甜中带糯，喝下去，整个人都暖了。几碟小菜：腊肉炒蒜薹、清炒苦瓜、凉拌木耳，还有一大盆柴火豆腐炖鱼头。那只老猫不知从哪里钻了出来，蹲在桌下，仰着头，眼巴巴地望着。母亲夹了一块鱼肉，放在地上，它便低头细细地吃，喉间发出满足的呜呜声。

饭后，和父亲坐在院子里乘凉。月亮升起来了，清清凉凉的，像一弯新拭的银器。远处传来布谷鸟的叫声，一声接一声，在寂静的村子里回荡。我们就这样坐着，什么也不说，却又好像什么都说了。母亲端着苹果出来，切成月牙形，摆在盘子里。苹果很甜，甜得让人想流泪。

不知怎的，我想起《诗经》里的句子：“昔我往矣，杨柳依依。”如今归来，杨柳还在，只是种柳的人老了。时光是个小偷，偷走了父亲的挺拔，偷走了母亲的黑发，却偷不走这满院的温情，偷不走这一屋子的饭菜香。

周日傍晚临走时，母亲往我车里塞了一大包东西：干木耳、香菇、自己做的豆腐乳，还有一坛黄酒。父亲送我到村口，只说了一句：“路上慢点。”后视镜里，他的身影越来越小，最后融进了那片苍茫的暮色里。陌上花开，可缓缓归矣。归来的，是游子；归不去的，是时光。但有些东西，任时光怎么偷也偷不走的——比如这山，这水，这一碗黄酒的暖，这一屋子灯火的亮。

(作者系十堰市作家协会会员)

藏在慢时光里的好

■陈力歌

从前，我总是行色匆匆，忙着追赶时间，却常常忽略身边的美好。总觉得越快、越早完成越好，可因此错过了很多平淡日子里的温柔。

以前读书，我总追求速度，一目十行，囫圇吞枣地翻完。可细细回味，根本留不下什么印象。写作业时，一心想着赶紧完成，结果是得不偿失。我总觉得，快一点就能多做一些事情，却忘了欲速则不达。

后来，我试着放慢脚步。周末的清晨，不再像平时一样匆忙洗漱，而是站在窗边，慢慢打理自己，看着阳光一点点爬上窗台，听窗外鸟儿的鸣唱。吃饭时，我也不再狼吞虎咽，而是细细品尝食物的香甜，感受平凡日子里的烟火温度。

看书的时候，我不再单纯求快，而是认真品读，慢慢感受文字里的情感，体会作者的心境。那些细腻的描述、深刻的剖析，渐渐印在心里。遇到不懂的地方，我就停下来细细琢磨，原本晦涩难懂的文

字，也变得生动起来。写作业时，我会静下心来认真思考，改正错误，反而做得又快又好。

闲暇时，我也不再一直抱着手机，漫无目的地划来划去。我会去散散步，慢慢走，看路边花朵悄然开放，看天上云朵悠悠地飘，看夕阳染红天空。原来，生活不是一场赛跑，不必事事争先。慢下来，才能看清沿途的风景，感受到时光的温柔。

慢下来，不是拖延，也不是懈怠，而是给自己一份从容。它让我褪去浮躁，静下心来去感受生活，发现那些曾经被忽略的小美好，让我认真对待每一件事，收获踏实和成长。

人生不必一直步履匆匆，真正的风景从不在终点，而在每一个不经意的瞬间。慢一点，稳一点，用心感受生活，那些细碎的温暖、无声的美好，终会悄悄落在心底，成为岁月里最温柔的光。

(郧阳区城关一中九年级4班)

8



作品

责任编辑：王勇 编辑：李洪领 版式：杜琼
2026年6月1日 星期一

